

《站著的時光機》

天空昏昏欲睡，沉鬱的夜色開始籠罩整個城市，這裡雖談不上車水馬龍，但在這裡擺攤，也能混口飯吃。一檔賣烤香腸，整天算下來就數他生意最好，嘴饞的人路過，烤板上黑紅黑紅的香腸便纏上他們，意志堅定的就走緩一點盯著香腸看，忍一忍就過去了，但許多老人和小孩壓根就忍不住；還有一檔賣烤地瓜，不過老闆夏天很少出現，他知道地瓜和手襪、毛帽一樣，到冬天才是寵幸兒，聽說夏天都和家人去出遊，他也不在意賺得多或少，膝下有兒女養著，到底是瀟灑的；剩下一檔賣糖炒栗子，看起來就沒那麼輕鬆，攤車上掛著個大橫幅：上頭用墨水寫下幾個不太工整的硯色大字，「@時光漏洞！」，不知道是什麼生意噱頭。

「老闆，我要一份小的糖炒栗子。」站在攤檔前的小孩小心翼翼地問道，然後往後張望了一眼，彷彿在尋找著什麼。

「好喔，你有錢嗎？」劉笙身體微傾，微笑注視眼前比大鍋子還要矮小的孩子。

「有，五十塊。」孩子踮起腳尖，將剛才緊緊攥著的五個十元硬幣，輕輕放在了劉笙的手心。

劉笙看著孩子朝他伸來的小手，想起女兒幼時稚拙可愛的模樣，語氣不禁又更軟柔了些，道：「好，這給你。」話語間已經把厚實的白色包裝袋遞給了孩子。甘甜的栗子香撲面而至，孩子眼裡盡是笑意。而且那可不是小份的，劉笙給了他大份的。

「要我跟你講幾次？」劉笙抬起雙眸，看著從馬路對側急步走來的女人。

「是要我跟你講幾遍？不要買路邊攤。你這樣我以後一毛錢都不給你。」

一身白色洋裝，打扮年輕時尚的女人走到孩子身邊，往小孩攥著栗子袋子的小手不輕不重地打了下去，纖細素淨的小手還時頓時暈紅了一片。女人惡狠狠地瞪了劉笙一眼，把小孩手中那份熱騰騰的栗子搶了過來，厭惡地把它送進垃圾筒冰冷的嘴巴。

小孩低垂著臉聽著母親的說教，但眼睛不時撇向旁邊藍色垃圾桶的開口處。劉笙也沒因此停下手上的工作，一直翻動著那盤沉甸甸的

黑砂，儘管裡頭已經沒有栗子。直至母子二人遠去，四周再度被混雜的人聲與鼎沸的車聲所包圍，劉笙才沉甸甸地放下手中的鍋鏟。他將手輕放在褲子的口袋，黑色手印赫然就印了上去，摸索到裡頭有一個四方盒子，便向對側烤香腸店的老頭兒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幫忙顧顧攤子，老闆對上他的視線後又立即低下了頭，應接不暇地烤起了香腸，也不曉得老闆是否應允，劉笙已轉身離去。

劉笙走入一條狹窄的小巷，一輪黑色豐田汽車映入眼簾。這個偌大的露天停車場人跡罕至，僅有一位打瞌睡的值班管理員在藍色小亭子裡死守靜寂，幾根白光燈管依偎在停車場後方老舊頹靡的房舍高牆，光線弱得搖搖欲墜，電纜橫七豎八地懸掛在空中，彷彿隨時傾頹，劉笙喜歡這個地方，冷寂幽黑的空曠使他心安，傾斜的心思因此得而回復平靜。但劉笙今天不想呆在這裡，他今日比以往感到更加躁動不安。劉笙把菸丟在地上用腳踩了踩，繼續往前走，他不想那麼早回去顧攤。劉笙走到停車場的另外一隅，在拐彎處看到一尊兩米高的長方形玻璃櫃子，以前他沒注意過。長方櫃的四壁貼滿形形色式、大小相異的宣傳單張與海報，密密麻麻堆疊著，劉笙隨手翻起幾張，弄出一個小孔眯眼往內一瞧，看到一台投幣式的按鍵電話，劉笙好幾十年沒看過這玩意了，是電話亭。銀色的門把毛茸茸的，只怕已好一陣子沒人進去過了，積了厚厚的一層灰塵，劉笙扭開門把，把塵埃抹在褲子上，與黑色手印重疊了起來。

劉笙終於盼來一個封閉獨處的空間，這能使他舒服地思考。想起孩子舉手投足的稚氣，還有為美食期盼不堪的眼神，劉笙抽菸的動作也慢慢變得輕柔，疲累的身體同時卸下了因持續翻炒栗子的緊繃，放鬆了起來。但突然，劉笙想到剛才腦海裡竟浮現出「美食」二字，自己竟然私下把糖炒栗子歸為「美食」了，劉笙的身體忽地又僵直起來，他搖頭苦笑著，深深地吸了一口菸，嘴巴兩側都陷了進去，自家的糖炒栗子什麼時候稱得上「美食」了？

也許是劉笙進來時帶上了門，狹小的電話亭煙霧繚繞，菸鑽不出去，也只好往劉笙身上鑽，喉嚨、氣管、心房，都被堵得滿滿的。但以前都堵不久，因為女兒在，把女兒撈進懷裡，抱一下也就通了，現在就不可能，都是要自己承擔的。想起女兒，劉笙下意識地伸向右邊

口袋，但裡面只有鈴鈴作響的硬幣和一盒軟身凹陷的菸盒，他又伸向左邊的口袋，那裡空空如也。劉笙自己也忘了從哪時開始，菸盒不離身，手機卻會忘了。

劉笙拿起被擱置的紅色話筒，刺骨的冰冷無聲地控訴它的歷史與長夜漫漫的等待。他自口袋掏出一枚硬幣，那是男孩剛才遞給他的。他把硬幣塞進了銀色圓圈的投幣孔內，他也不是強逼女兒來找他，他去也可以，一年至少要重逢一次吧？劉笙熟練地按下女兒的手機號碼，但話筒另一側卻傳出嘟嘟地響個不停的忙音，劉笙又再度純熟地撥了過去，回應的依舊是急促、使人煩躁的忙音。劉笙重重地把話筒擱回原位，剛投入的硬幣從退幣口吐了出來，他有點氣了。

劉笙拿過硬幣隨意掃了一眼，這一掃卻瞄出了一點新奇事，硬幣的鑄造日期竟是一九九五年，距離現在都已是五十年前的事。劉笙自個兒念了一聲「一九九五」，開始埋頭進入對自己當年青澀叛逆的回憶與想像，那時他才十二三歲，臭屁得很，同時他也想起一個久沒聯繫，總愛和他對峙的親人。

劉笙心裡突然咯噔一下，蹦出一個瘋狂的念頭。

他再次投入這枚銘刻著「一九九五」的硬幣，一邊嘲笑著自己的行為，一面又隱隱期待著些什麼。他下按鍵的動作非常遲緩，決定之間充斥猶豫與生疏，太多年了，這些數字像沙漠下的埃及神殿，在鍵與鍵的間隙中漸漸被喚醒，連同起那麼塵封的記憶。他不知道哪來的力量，支持他愚蠢地按下那些不可能實現的數字。

劉笙撥了媽媽工廠的電話號碼。

電話竟然沒有出現剛才的忙音，反而緩慢有致地跳動著，彷彿一個新生命的誕生，一顆新心臟規律地跳動。劉笙更用力地握住話筒，自己的心跳也隨著電話連接的嘟嘟聲而不斷變快，好像下一刻就會蹦出來似的。

「你好，日聯紡織。」接線的女人禮貌平和地道。

沒有任何蓄勢待發，電話突然而然地接上了，劉笙睜大雙眼，幾十年來見盡風雨，也藏不住這身心的驚愕。他想到，「日聯紡織」明明在母親去世前兩年已經倒閉，為什麼電話會成功接上？

「我，我找陳若勤。」劉笙還在震撼的情緒與未解的疑團中浮沉

掙扎，講起話來結結巴巴。

「你誰？」接線的女人一反方才平和的態度，突然警惕起來，大概因為劉笙的聲音聽起來老練成熟，畢竟劉笙的聲音聽起來就是中老年人，打來公司找女人，免不得遭人抱疑詬病。

「她兒子，我叫劉笙。」劉笙隱約聽到女人輕喚了一個女人的名字，此時劉笙已經快把話筒給捏碎了，那是媽媽的乳名。他忘掉了糖炒栗子檔，忘掉攤子有沒有長串的顧客，忘掉外面所有的人和世界，劉笙將所有期待都押在了那個被呼喚的女人身上。

接線女人還碎念念地問了一句：「你兒子幾歲啊，聲音聽起來瓮聲瓮氣的。」

母親沒回應她，拿起電話劈頭就罵：「衰仔包叫左你幾次唔好打電話黎叫極都唔聽比人炒魷魚你就食塞米啦你我同你講，你再係咁我以後一粒栗子都唔買比你食我同你講。」（臭小子跟你講過幾遍不要打電話來公司你就不要聽硬要一直打過來被炒魷魚了你就沒飯吃了我跟你講你再這樣我一顆栗子都不給你買我給你講。）母親急匆匆地一口氣把話說完，電話就掛斷了。

母親掛斷了他從現在打回過去的電話。

劉笙雙唇微張，淚水頃刻間從眼珠子掉落而下，兩行淚痕與皺紋在臉上橫七豎八地糾纏，很是狼狽。他止不住身體的顫抖。

他討厭過、習慣過母親的聲調，也曾留戀過、遺忘過它們，如今這些鯨魚從死寂的海底深處探出了頭來，從遠方注視著他，而下一刻又沉了下去。

翌日，劉笙依然推著攤車，停在一樣的地方。不過他在攤子上多掛了一面土黃色的橫幅，書上「栗子 100」及「@時光漏洞！」一句。

劉笙想了整整一夜，才想出這種法子來和人們商量溝通，分享他的經驗，他始終相信人們不只仰望遠方的未來，也會懷緬後面走過的過去，和那些已消失的軌跡。

在不遠處的停車場角落，就有這樣一個深刻迷人的小世界。

這個標題造就了半刻的聳動。一些上了年紀的老顧客不時都會來光顧，有些打打嘴皮子，眼睛瞥到橫幅便會漫不經心地問起那是什麼

意思。但他們活久了，很是習慣現實，也經不起想像。儘管劉笙侃侃而談那天在電話亭發生的事，他們也不過隨口應和點頭，沒有人真的相信的，但在內心會默默同情起劉笙，也黯自慶幸著自己腳踏實地活到現在，沒瘋沒傻多好。

年青一輩也甚少問起橫幅的事，他們本來就不支持那些推著車子賣食物的流動攤販。他們可以摸清所有人的底子和內心，然後一錘定音：這是因為劉笙在龍蛇混雜的地方經營著一個即將式微的行業，而這種攤子本來就不衛生，又賺不到幾個錢，因此必須弄些苟延殘喘的噱頭。劉笙若然主動和他們攀談，那也是沒用的，他們這一代不贊成攤販，不認同攤販的言論，不承認他們的價值判斷，因為底下階層不可信。

劉笙盡力了。

他每天都期待著能累積多一個舊時代的硬幣，他沒錢買老古董，那是很值錢的東西。雖然他並不懂古董和摩登的分野在哪裡，至少不懂電話亭應該站在哪裡。電話亭和很多東西一樣，未被消失得很徹底，總不能算是古董，又未被人們所遺棄，不能算是摩登現代。說到底，或者它兩邊都進不去。

他沒有辦法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因此也沒辦法尋得幫助，儲更多老錢幣。

現在只剩下男孩當天給他的一個。上次花掉了一個「一九九五」年，現在只剩下一個「二〇〇三」年的了。

劉笙反覆摩擦著硬幣凹凸有致的平面，終於是踏進了電話亭。

他再度撥上了母親工廠的電話，那是二〇〇三年。

「喂。」電話接上了，是母親本人。相比上次，這次母親的語氣中多了幾分失色頹靡，上次的盛氣凌人也消失了，和上次相比，她也老了八年，那時劉笙二十歲，母親四十八歲。

「媽，這裡沒有人知道你。」劉笙強行忍住喉嚨深處往上攀升的哽咽，用一個成熟男孩的姿態，平穩地完成這句說話。說完後劉笙緊緊扼著喉嚨，不讓自己透露一點情緒，死死地憋著，眼睛也紅得冒絲。

劉笙覺得自己愧對外面世界的所有人，和電話世界裡活在過去的那些人。他浪費了連結他們的機會，浪費了他們對彼此的期待，浪費

了上天賜給他發現電話亭偶然的幸運機會，他痛恨自己是個只會做糖炒栗子、被社會看不起的廢人，因此沒被任何人相信。

母親疑惑地「嗯？」了一聲，道：「衰仔包，連你都睇唔起呀媽份工？出面做野好巴閉咩？有毛有翼啦你係咪？養到你咁大咁樣話呀媽？」（臭小子，你是不是也看不起媽這份工作？在外面工作很厲害是不是？長大了翅膀也硬了是不是？把你養這麼大你這樣說媽？）母親不知道那年他沒有進公司工作，他進不去的，他偷偷去了學糖炒栗子，不是個起眼的活，劉笙沒敢告訴媽。

面對母親感到受傷的質問，劉笙是想解釋的，奈何眼淚堵塞住他的五臟六腑，悲傷堵住了他張口欲言的嘴巴。

母親聽劉笙霎時間不作聲，重重嘆了口氣，收斂了剛才的情緒，回復平靜地問道：「什麼時候回來看媽啊？」

「媽，唔係成日都得架，我夠想返黎啦。」（媽，不是常常可以的，我也很想回來。）劉笙看著手心的空空如也，那僅餘的老硬幣也花掉了。劉笙的眼淚不住地往下流，想到這又不值錢，眼淚什麼都換不到，哭得又是更狠了。母親也在想像著兒子沒日沒夜工作的樣子。她懂得那些身不由己。雙方陷入各自的沉默的漩渦。

「媽，我好掛住你啊。」（媽，我好想你啊。）劉笙再也壓抑不住哭腔，他嘶吼地說出這句話語，母親跟前他藏不住懦弱，也藏不下去，因為以後也許沒機會了。這麼多年的思念與記掛彷彿一頭帶上鈍角的猛獸在他的心臟裡不斷衝刺，那是一種知道幸福正在殞落，一切進行中只能是倒計時的悲哀。

劉笙歇斯底里的控訴與告白，卻讓母親掛上了一抹淺淺的笑容，笑出了聲來，好生燦爛溫暖，她知道孩子定是手足無措了。

「想返咪返囉，喊咩姐咁大個人，煲湯比你飲落。」（想回來就回來啊，哭什麼哭呢都長那麼大了。你回來我就熬湯給你喝。）說話間母親的語調又輕快了起來。

劉笙最後始終掛上了電話。

劉笙永遠記得那是個下著小雨的夜晚，水珠爬滿了四面玻璃門和宣傳單張，他透過玻璃門的縫隙，在電話亭內往外探看著，外頭有零星幾人撐著雨傘，不過都沒有和他對上眼。外面的時空把劉笙圈離、

驅逐出去，所以劉笙來到了這裡，逃到這扇厚重的玻璃門後面，但劉笙並不抗拒滑入這個時空和它所帶給他的觸動。

劉笙對這個世界的期待，遠大於外面的世界。

懼怕這個世界的崩塌，亦遠大於外頭那個世界。